

BROOKLYN

Colm Tóibín

布鲁克林

BROOKLYN

Colm Tóibín

〔爱尔兰〕科尔姆·托宾 著

柏桦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布鲁克林/(爱尔兰)托宾著;柏栎译.—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2015
ISBN 978-7-5321-5909-3

I. ①布… II. ①托… ②柏… III. ①长篇小说-爱
尔兰-现代 IV. ①I56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57212 号

BROOKLYN

by Colm Tóibín

Copyright © 2010 by Colm Tóibí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ROGERS, COLERIDGE & WHITE LTD(RCW)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6 by Shanghai 99 Readers' Culture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9-2015-661

责任编辑:韩 樱
选题策划:彭 伦
装帧设计:李 佳

布鲁克林

(爱尔兰)科尔姆·托宾 著
柏 栎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信箱:eslcm@public1.sta.net.cn

网址:www.slcm.com

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6.625 插页 2 字数 171,000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5909-3/1·4725 定价:38.00 元

献给彼得·斯特劳斯

目录

第一章 001

第二章 042

第三章 075

第四章 164

译后记 203

第一章

弗莱瑞街的房子，楼上的起居室里，艾丽丝·莱西坐在窗前，看到姐姐迈着轻快的步伐下班了。艾丽丝望着罗丝穿过街道，从阳光下走到暗处，挎着她在都柏林克莱瑞百货商店^①促销时买来的新皮包。罗丝肩披乳白色开襟羊毛衫。她的高尔夫球杆在大厅里。艾丽丝知道，几分钟后，会有人来接姐姐，她不到夏夜消磨殆尽是不会回来的。

艾丽丝的簿记课程即将结束。她腿上搁着本会计系统的书，身后桌上有一本分类账，她的作业就是把一家公司的日常交易记录在借方和贷方的栏目上，上周在职业学校，她已经给这家公司做好了详细笔记。

艾丽丝一听到前门开了，就下楼去。罗丝站在大厅里，脸前举着一面化妆镜，细细地端详自己，涂口红和眼影，然后在大厅的全身镜里瞄一眼自己的整体形象，理一理头发。艾丽丝默默看着姐姐润过唇，又照了一回化妆镜才把它收起来。

她们的母亲从厨房来到大厅。

“罗丝，你真漂亮，”她说，“你会是高尔夫俱乐部之花啦。”

“我快饿死了，”罗丝说，“可没空吃饭。”

“等会儿我专门为你做茶点，”母亲说，“艾丽丝和我现在要去喝茶了。”

罗丝伸手从包里拿出皮夹子。打开，取出一先令纸币放在衣帽架上。“如果你要去看电影就用。”她对艾丽丝说。

“那我怎么办？”她母亲问。

^① 克莱瑞(Clery's)是爱尔兰最大最古老的百货商店之一，始建于1853年。

“她回家后会告诉你故事情节的。”罗丝回答道。

“说得好听！”母亲说。

三人都笑起来，这时她们听到一辆车开到门口，按了按喇叭。罗丝拿起高尔夫球杆就走了。

后来，母亲洗碟子，艾丽丝擦碟子，这时候又响起了敲门声。艾丽丝去应门，看到一位姑娘，是她在教堂旁边的凯莉杂货店里认识的那位。

“凯莉小姐叫我捎个口信给你，”姑娘说，“她想和你碰个面。”

“是吗？”艾丽丝问，“她有没有说是什么事？”

“没说。你今晚就过去吧。”

“但她为什么找我呢？”

“天啊，我不知道，小姐。我没问过她。你要我回去问问她吗？”

“不用，没事儿。但你确定这口信是捎给我的？”

“是的，小姐。她叫你去找她。”

艾丽丝已经决定改日再去看电影，又厌烦了分类账，于是换了裙子，穿上羊毛衫，离开家门。她沿着弗莱瑞街和拉夫特街，走到集市广场，又沿着山坡往教堂方向走去。凯莉小姐的店已经打烊，艾丽丝敲了敲旁边通往二楼的门，她知道凯莉小姐就住在楼上。来开门的是早先去过大家里的小姑娘，她让艾丽丝在客厅里等着。

艾丽丝听到楼上人的说话和动作，接着小姑娘下来了，说凯莉小姐很快就会过来。

她见过凯莉，母亲不在她店里买东西，因为价钱太贵。她觉得母亲不喜欢凯莉小姐，虽然她想不出理由。据说凯莉小姐卖的火腿是镇上最好的，纯奶油也是最好的，包括乳酪在内的所有货品都是最新鲜的，但艾丽丝觉得自己并没有来过这家店，只在经过时朝里张望一眼，见过柜台后的凯莉小姐。

凯莉小姐徐徐走下楼梯，走进客厅，开了盏灯。

“嗯。”她说，接着又嗯了一声，好像在打招呼。她面无笑容。

艾丽丝正想说自己是被叫来的，想礼貌地问一下这个时间来是否妥当，但凯莉小姐将她从头打量到脚的目光，堵住了她的嘴。凯莉小姐这种态度，艾丽丝寻思会不会是因为她被镇上某人冒犯了，然后错怪到自己头上。

“你来了。”凯莉小姐说。

艾丽丝注意到衣帽架上靠着好多把黑色雨伞。

“我听说你没工作，但头脑对数字很灵光？”

“是吗？”

“哦，整个镇子，不管是谁都来店里，我什么都知道。”

艾丽丝想，这是不是暗指她母亲一直在另一家杂货店买东西呢，但她吃不准这点。凯莉小姐的厚镜片使得她脸上的表情难以琢磨。

“每个星期天，我们这里都忙得脚底朝天。当然了，别家都不开门的。我们什么样的顾客都有，脾气好的，坏的，无所谓。按照常规，我七点弥撒之后就开门，从九点弥撒结束直到十一点弥撒尾声，店里挤得水泄不通。我有玛丽帮忙，但她老是反应迟钝，所以我在找一个利索人，要认识大伙儿，还能找对零钱的。但注意了，只在星期天。其他时间我们忙得过来。有人推荐你来。我打听过你的情况，每周七先令六便士，大概能帮衬点儿你母亲。”

艾丽丝发现，凯莉小姐说起话来，每句话末尾都紧抿着嘴，好像有人怠慢了她。

“我的话说完了。这个星期天你就可以开始了，但你明天就得来熟悉价目表，我们会教你怎么用秤盘和切片机。你得把头发扎在后面，再去丹·波尔格店或者伯克·欧李瑞店买一件好工作。”

艾丽丝已经把这次谈话储存起来打算回去倒给母亲和罗丝听了。她希望自己能想出几句聪明话来对凯莉小姐说，而不是一副昭然无礼的

样子。但她一直沉默着。

“嗯？”凯莉小姐问。

艾丽丝意识到自己没法拒绝这份工作。有总比没有好，毕竟，目前她就是什么工作都没有。

“啊，好的，凯莉小姐，”她说，“只要您乐意，我随时开始干。”

“星期天你可以去参加七点弥撒。我们都这样，等弥撒结束就开门。”

“真不错。”艾丽丝说。

“那么，明天来吧。如果我忙着，我会让你回去，或者你可以在等待的时间里装一下糖，如果我不忙，我会把整套事务都教给你。”

“谢谢您，凯莉小姐。”艾丽丝说。

“你母亲会高兴你有活干了。还有你姐姐，”凯莉小姐说，“我听说她高尔夫球打得很好。那么现在就乖乖回家吧。你可以走了。”

凯莉小姐转过身，缓缓地上楼了。艾丽丝回去时，想到母亲确实会高兴她找到了赚钱的路子，但罗丝会觉得在杂货店站柜台的工作配不上她。她寻思着罗丝会不会对她直言这一点。

回家路上，她去了好友南希·伯恩家，发现她们的朋友安妮塔·奥布莱恩也在。伯恩家的底楼只有一个房间，同时作厨房、餐厅和起居室。很显然南希有什么新闻要分享，而安妮塔貌似已经略知一二。艾丽丝一来，南希就借口出门散步，以便她们可以去说悄悄话。

“出了什么事？”她们一到街上，艾丽丝就问。

“先离家一英里，我们再说话，”南希说，“我妈妈有些觉察，但我没告诉她。”

她们沿弗莱瑞山街往东走，穿过米尔公园路，来到河边，沿着散步道向林伍德走去。

“她和乔治·谢立丹约会了。”安妮塔说。

“什么时候？”艾丽丝问。

“星期天晚上，在‘雅典娜神庙’^①的舞会上。”

“我以为你不会去的。”

“我是不想去，可还是去了。”

“她整晚都在和乔治跳舞。”安妮塔说。

“我没有，只跳了最后四支舞，后来他步行送我回家。但大家都看见了。我奇怪的是你一点风声都没听到。”

“你还会跟他见面吗？”艾丽丝问。

“我不知道，”南希叹了口气，“也许我只能在大街上遇到他了。昨天他开车从我身边经过，按了按喇叭。如果之前舞会上有别的人，我是指他那类的人，他会去和她跳舞的，但那里没有。他和吉姆·法瑞尔一起来的，但那人只是杵在那里看我们。”

“如果他母亲知道了，不知道会说什么，”安妮塔说，“他母亲很吓人的。我讨厌在乔治不在的时候去她店里。我母亲让我去买过两片咸肉，那老家伙跟我说，他家咸肉不卖两片的。”

艾丽丝告诉她们，她得到了一份在凯莉小姐店里的的工作，每周日去。

“我希望你已经告诉她该怎么办。”南希说。

“我说我肯干的。这没坏处。这意味着我可以用自己的钱陪你去雅典娜神庙，免得你被别人盯上。”

“不是这样的，”南希说，“他人很好呢。”

“你打算再跟他见面？”艾丽丝又问了一遍。

“星期天晚上你和我一起去吗？”南希问艾丽丝，“他不一定会在那儿，安妮塔没法去，但如果他在那儿，又不邀请我跳舞，甚至不看我一眼，我就需要安慰了。”

① “雅典娜神庙”是当地的剧院兼音乐厅。

“我可能会在凯莉小姐店里干得太累了。”

“但你会去的,对吗?”

“我好多年没去那里了,”艾丽丝说,“那些乡下人我个个讨厌,镇上人更糟糕。一半都喝得醉醺醺的,只想把你带到制革巷^①去。”

“乔治不是那样的。”

“他那么自命不凡,才不会去制革巷那一带呢。”安妮塔说。

“也许我们会问问他,他是否考虑将来卖两片的咸肉。”艾丽丝说。

“什么都别跟他说,”南希说,“你真要去为凯莉小姐工作吗?那可是卖咸肉的。”

接下来两天,凯莉小姐带艾丽丝熟悉了店中所有的物品。每次艾丽丝想拿张纸来记录茶叶的不同品牌、包装盒的各种型号,凯莉小姐就告诉她写下来只是浪费时间,最好记在心上。她说,烟叶、黄油、茶叶、面包、瓶装牛奶、盒装饼干、熟火腿和腌牛肉是迄今为止星期天最热销的货,挨下来就是沙丁鱼罐头、鲑鱼罐头、橘子罐头和梨罐头,以及水果色拉、罐装鸡肉、火腿酱、三文鱼酱、奶油色拉。她先把每种东西拿给艾丽丝看,再告诉她价格。当她觉得艾丽丝已经记住这些价格时,就继续讲别的货,比如盒装新鲜奶油、瓶装柠檬水、番茄、莴苣叶、新鲜水果和大盒冰激凌。

“你不介意的话,现在有人星期天来这儿找他们应该在工作日买的東西。你能怎么办呢?”凯莉小姐不满地扁着嘴,列出肥皂、香波、卫生纸和牙膏,并说出不同的价格。

她补充道,有些人也会在星期天来买几包糖、盐,乃至胡椒粉,但不会买很多。甚至有人会来找金糖浆,或者小苏打、面粉,但这些东西大多

^① 制革巷居住的大多是下层人民。

是在星期六卖的。

凯莉小姐说，常有小孩来买巧克力、太妃糖、袋装果子露或娃娃软胶糖，男人则来买散装烟和火柴，玛丽会应付这些事儿，但她不擅长大宗订购，也记不住价格。凯莉小姐继续说，店里人多的时候，她老碍事，而不是帮忙。

“我没法阻止她莫名其妙地瞪着人家看，甚至对一些常客也这样。”

艾丽丝看到，店里的货物打理得很好，有许多不同品牌的茶叶，其中有些非常昂贵，而所有的价格都超过弗莱瑞街的海耶斯杂货店、拉夫特街的 L&N 杂货店，以及集市广场的谢立丹店。

“你要学会怎么包装糖，怎么包面包，”凯莉小姐说，“嗯，这是玛丽难得做得好的事，老天帮忙。”

这几天艾丽丝在店里练习的时候，每当有顾客进门，她就发现凯莉小姐的态度因人而异。有时候她一言不发，只是咬牙站在柜台后，那架势像在说很不乐意那顾客来她店里，恨不得对方立刻就走。而有些人她则对之干笑，用极其忍耐的目光打量他们，收钱的动作像是施舍很大的恩惠。还有一些顾客，她热情地招呼他们的名字。其中很多人都在她那儿记账，并不付现金，她在分账本上记录时，会问候人家身体健康，聊几句天气，评一下火腿、咸肉的质量，或者是货架上各式各样的面包，从苏格兰面包、鸭肉面包到葡萄干面包。

“我正在教这位年轻小姐。”她对一位顾客说道。她对这位顾客的评价似乎在其他人之上，那是一个刚烫过发卷的女人，艾丽丝从没见过。“我正在教她，我希望她要非常积极才好，因为玛丽——上帝保佑她——很积极，但那无济于事，甚至比无济于事还不如。我希望她聪明伶俐并且靠谱，但这世道你没法拿爱和金钱换来这些。”

艾丽丝看了看玛丽，她正不安地站在收银机旁侧耳倾听。

“但上帝造出各种型号的人。”凯莉小姐说。

“哦，你说得太对了，凯莉小姐，”烫发女人边说边往自己的束绳袋里装着食品杂货，“抱怨是没用的，对吧？当然啰，我们难道不需要扫大街的吗？”

星期六，艾丽丝从母亲那里借来了钱，去丹·波尔格店买了一件深绿色的店员服。当晚她问母亲要了闹钟。她早晨六点就得起床。

由于跟艾丽丝年纪最接近的杰克已随两个哥哥去了伯明翰，她就搬进了哥哥们的房间，让罗丝独住一间，母亲每天上午都会打扫那间屋子。母亲的退休金不多，她们的生活都倚仗罗丝，她在大卫磨坊公司上班，她们绝大多数开支都用她的工资。其他的零碎支出则靠在英国的哥哥们。罗丝每年两次趁商店打折季去都柏林，一月份带回来新大衣和套装，八月份带回来新连衣裙、新毛衣、短裙和衬衫，罗丝总是买那些她认为不会过时的款式，然后放到明年再穿。罗丝的大多数朋友都已结婚，不少是孩子都已经长大的半老徐娘，或者就是丈夫在银行工作的，她们有时间在夏夜去打高尔夫球，或者在周末混合双打。

艾丽丝想，已经三十岁的罗丝，年复一年，艳光照人，虽然已有过数任男友，却依然单身。她说自己的生活比许多推着婴儿车过大街的老同学都好得多。艾丽丝很为姐姐骄傲，因为罗丝极为关爱自己的形貌，也很关照镇上和高尔夫俱乐部的朋友。她知道罗丝曾经想帮她找个坐办公室的工作，她学簿记和初级会计课程，是罗丝买的书。但她也知道，至少在目前的恩尼斯科西^①，无论资质多好，也找不到工作。

艾丽丝没有告诉罗丝，她从凯莉小姐那里得到了工作，但她在受训期间，却把所有的细节都倒给母亲听，母亲乐不可支，还让她把某些事情再讲一遍。

^① 恩尼斯科西，爱尔兰韦克斯福德郡第二小镇，也是作者托宾的故乡。

“那个凯莉小姐，”母亲说，“跟她妈妈一样坏，那里一个工人告诉我，那女人是邪恶的化身。她结婚前，不过是罗彻家的女仆罢了。凯莉店以前是杂货店兼作旅馆，如果你为她工作，甚至是住在那里，在店里谈生意，她都会露出邪恶嘴脸。当然，除非你有大把的钱，或者是神职人员。”

“我在那里干到找到更好的工作为止。”艾丽丝说。

“我告诉罗丝时，就是这么对她说的，”母亲回答说，“如果她对你有话说，你别理她。”

然而罗丝从未提起艾丽丝即将在凯莉小姐店里工作的事，反而送给艾丽丝一件她自己不常穿的浅黄色毛衣，一个劲说这颜色她穿不好看，更适合艾丽丝。她还给了她口红。周六晚，她很迟才回家，没见到艾丽丝。虽然南希和安妮塔去看电影，艾丽丝为了能精神抖擞地她去上她在凯莉小姐店里的第一个星期天的班，早早上床了。

多年以来，艾丽丝只有过一次做七点弥撒的经历，那是一个圣诞节的早晨，当时父亲还在世，哥哥们也在家。她记得，大家都还在睡梦中的时候，她和母亲蹑手蹑脚地走出家门，把礼物留在楼上起居室的圣诞树下，等罗丝、哥哥和父亲起床后正准备打开礼物时，她们才回来。她记得镇上的黑暗、寒冷和美丽的空寂。现在，闹钟敲响六点四十分时，她离开家门，工作服放在手提包里，头发扎成马尾。她沿着街道向大教堂走去，确保自己有充裕的时间。

她记得在几年前的那个圣诞节早晨，大教堂中央走道座无虚席。女人们要在厨房干一上午的活，所以希望早些开始。但现在那里几乎没有人。她四顾寻找凯莉小姐，但直到领圣餐，才发觉自己和她的座位只隔着过道。她看着她双手合十，垂目走过中央走道，身后跟着戴黑色披肩的玛丽。她想，她们一定和她一样没有吃饭，她寻思着她们何时才能用早餐。

弥撒结束后，她决定不在教堂庭院里等凯莉小姐，而在报亭旁逗留，看他们把一捆捆的报纸打开，然后她去店外等。凯莉小姐来的时候，没和她打招呼，也没笑容，只是径直走向边门，叫艾丽丝和玛丽等在外头。等她开了大门，亮了灯，玛丽走到店铺后间，将大面包拿到柜台上来。艾丽丝发觉这是昨天的面包，星期天是不送面包的。她看凯莉小姐打开一卷新的黄色粘纸，用来引苍蝇，并叫玛丽站在柜台上，把粘纸贴到天花板上，换下粘满了苍蝇的旧纸片。

“没有人喜欢苍蝇，”凯莉小姐说，“特别是在星期天。”

不久，有两三人到店里来买烟。虽然艾丽丝已经穿上了店员服，凯莉小姐还是让玛丽去接待。顾客走后，凯莉小姐叫玛丽上楼去泡一壶茶，送到报亭去换一份报纸，艾丽丝明白这是免费的《星期天报》。凯莉小姐把报纸折起来放在一边。艾丽丝注意到凯莉小姐和玛丽都不吃不喝。凯莉小姐催促她去后间。

“那里的面包，”她指着一个桌子说，“是最新鲜的。昨晚才从斯塔福德店运来，但只卖给特定的顾客。所以你不管做什么别动那些面包。其他的面包对绝大多数顾客来说都够可以了。我们已经没番茄了。那些番茄不能卖，除非我下明确的指示。”

九点过后，第一群人涌进来。想买香烟和糖果的人似乎知道该去找玛丽。凯莉小姐站在后面，一边盯着大门，一边盯着艾丽丝。她核查艾丽丝写下的每一个价格，简洁地提醒她记不住的几个，她把价格都写下来，等艾丽丝算好总价后，她自己再算一遍，她要看过艾丽丝收的钱后，才允许她给客人找零。同时，她招呼某些客人的名字，让他们过来，叫艾丽丝停下手头的工作接待他们。

“哦，普伦德加斯特夫人来了，”她说，“新来的姑娘会招呼您的，玛丽会帮您把东西都拿到车上。”

“我得把这事先做完。”艾丽丝说，只差几件东西她就能完成一份订

单了。

“哦，玛丽会做的。”凯莉小姐说。

此时柜台前已经排了五个人。“我是下一个。”凯莉小姐去后间拿面包时，一个男人朝她喊道。

“现在我们忙得不可开交，你得再等等。”

“但我是下一个，”男人说，“那个女人却轮到我前面了。”

“那你想买什么？”

男人拿出张货物单。

“艾丽丝会招呼你的，”凯莉小姐说，“但得等到墨菲夫人之后。”

“我也排在她前头。”男人说。

“我想你搞错了，”凯莉小姐说，“艾丽丝，赶快，人家等着呢。没人有时间等，他是下一个，排在墨菲夫人后边。那个茶叶你找了多少钱？”

就这样一直持续到将近一点。中间没有休息，不能吃喝，艾丽丝快饿死了。大家买东西都不排队。凯莉小姐告诉几个顾客，她有又好又新鲜的番茄，其中两位还是罗丝的朋友，她们和艾丽丝熟悉地打招呼。凯莉小姐亲自称了番茄，似乎有些诧异艾丽丝认得这些顾客，但她对其他人坚决地说今天番茄卖完了。对有些顾客，她毫不掩饰，有点自豪地捧出新鲜面包。艾丽丝知道，原因是镇上没有一家店像凯莉小姐的店这么百货齐备，又在星期天开门，但她仍然感觉到大家来这儿是习惯使然，他们不介意等待，喜欢这种熙熙攘攘。

虽然那天艾丽丝打定主意不在家里的餐桌上提起她在凯莉小姐店里的新工作，除非罗丝率先提起。但大家一坐下来，她就情不自禁地开始描述这个上午了。

“那店我去过一次，”罗丝说，“是从弥撒回家的路上，她先给玛丽·

德拉亨特买，再轮到她。我转身就出去了。而且那里有股子味道。我想不出是什么。她有个小奴隶，是吧？她把她从修道院里弄出来的。”

“她父亲还好，”母亲说，“她却没遗传到，因为她母亲是邪恶的化身，我跟你说过的，艾丽丝。我听说，有个女仆烫伤，她甚至不让她去看医生。内莉刚学会走路，就在她母亲手下干活。她从来不见天日，这才变成这样。”

“内莉·凯莉？”罗丝问，“真是她的名字？”

“她在学校里不是这个名字。”

“那是什么？”

“人人都叫她刺毛女凯莉。修女也管不住我们。我对她记得很清楚，她比我小一两岁。老是有五六个女孩子跟着她从仁慈修道院里出来，喊着‘刺毛女’。她这么疯也不奇怪。”

片刻静默中，罗丝和艾丽丝思考着这句话。

“有点哭笑不得。”罗丝说。

饭间，艾丽丝发现自己能模仿凯莉小姐的声音，姐姐和母亲笑了起来。她想，是否只有自己才记得杰克——她最小的哥哥，老爱模仿星期天的布道、收音机里的体育比赛评论员、学校里的老师，还有镇上的很多人，她们也老是笑。她不知道，自从杰克随大家去了伯明翰后，这是否是她们第一次在餐桌上笑闹。她很想说说杰克的事，但她知道这会让母亲很难过。即使他写信来，大家也是默不作声地传阅。于是她继续模仿凯莉小姐，直到有人来找罗丝去打高尔夫球，而艾丽丝和母亲就擦桌洗碟。

晚上九点，艾丽丝去南希·伯恩家，心知自己并没有好好打扮。她洗过头发，穿上夏季的连衣裙，但觉得自己看上去很不入时。她暗自打算，如果南希和乔治·谢立丹跳舞超过一支的话，她就自己回家。她很高兴罗丝走之前没看到她，这样她就能整理一下发型，涂点化妆品，大致